

《法集論注 *Dhammasaṅgaṇī-aṭṭhakathā*》附錄

由覺音尊者依古代註疏所編的阿毗達摩註疏有三部：註解《法聚論》的《殊勝義註》(Atthasālinī)、註解《分別論》的《迷惑冰消》(Sammohavinodanī)及註解其他五部論的《五論註疏》(Pañcappakaraṇa Aṭṭhakathā)。也是由覺音尊者所編的《清淨道論》同樣是屬於這一層次的著作。《清淨道論》是部禪修手冊大全；其中的「慧地品」(第十四至十七章)舉出了在修觀禪之前必須掌握的佛學理論，而這些是一部濃縮後的阿毗達摩論文。上述的每一部註疏都有各自的再註釋，即由錫蘭的阿難陀尊者(Ācariya Ānanda)所著的《根本疏鈔》(Mūlaṭṭikā)。而這些再註釋又有其重再註釋，即由阿難陀尊者的弟子護法尊者(Dhammapāla)所著的《隨疏鈔》(Anuṭṭikā)(當分別這位尊者與另一位註解覺音尊者的著作的護法尊者。)

雖然那些註疏是由覺音尊者所編，但卻不應誤以為他是它們的原作者，也不可以為他是在嘗試註解所傳承下來的資料。事實上，那是覺音尊者依位於阿奴拉塔布拉(Anurādhapura)的大寺(Mahāvihāra)所提供的諸多註疏資料精細編輯而成。那些註疏資料在覺音尊者出現好幾個世紀之前即已存在，是許多代博學的佛教論師註解論藏的努力成果。由於論藏裡有一大部份都須要註釋才能完整地理解，所以，若視大部份的註疏資料是在接近論典的時代即已存在，而後再與隨後發展出來的註釋一起流傳下來也不無道理。

——《阿毗達摩概要精解》導讀(節譯)，英編者：菩提比丘Bhikkhu Bodhi, 中譯者：尋法比丘)

《殊勝義註》裡有提及瞋行者(dosacarita，性格易怒者)：

- 一、想到「雨下得太多了」而感到生氣。
 - 二、想到「沒有下雨」而感到生氣。
 - 三、想到「天氣太熱」而感到生氣。
 - 四、想到「天氣不熱」而感到生氣。
 - 五、想到「起風了」而感到生氣。
 - 六、想到「沒起風」而感到生氣。
 - 七、由於不想掃地而對掉在地上的樹葉感到生氣。
 - 八、由於風太強，使到自己不能整齊地穿袈裟，而感到生氣。
- 由於不小心踢到樹樁跌倒，而對它感到生氣。

有色蘊中有四種薩迦耶見：

- 一、 他們將色認定為我：色與我是相同的；我就是色，色就是我。註釋以譬喻來解釋這一點：蠟燭的光與蠟燭的火是相同的；光就是火，火就是光。同樣地，有些相信有我的人認為我就是色，色就是我；色與我是相同的。
- 二、 我有色：在這裡，名（精神）是我，我與色是不同的。他們認為受蘊、想蘊、行蘊及識蘊為我，這四種名蘊擁有色法。註釋以譬喻來解釋：樹木與樹木的影子是不同的；樹木是一回事，樹木的影子是另一回事；樹木擁有影子。同理，我（名法）好比是樹木；色法好比是樹木的影子。因此我是一回事，色是另一回事；我擁有色。
- 三、 色在我之中：他們認定名法為我，而色法存在名法之中。註釋以譬喻解釋說：好比花有香味，香味存在花之中。同樣地，我（名法）好比是花，色法好比是香味；色法存在我之中。
- 四、 我在色之中：他們認定名法為我，而這個我存在於色法之中。註釋以譬喻解釋說：盒子裡有紅寶石，紅寶石存在盒子之中。同理，色法好比是盒子，我（名法）好比是紅寶石；我存在色法之中。

以上是四種譬喻：（一）燭光與燭火、（二）樹木與樹影、（三）花與花香、（四）盒子與寶石。這是《阿毗達摩藏》的註釋《殊勝義註》（*Aṭṭhasālinī*）的解釋。這些是關於色蘊的四種薩迦耶見。關於受蘊、想蘊、行蘊與識蘊也都各有四種薩迦耶見，其情況可以此類推，於是總共有二十種薩迦耶見。